

乞力马扎罗的海

万胜

登山和下海本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，却被我们放到一个桌面上提起。

船木板创制的桌子，如人一样厚道，是那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厚道。盛着的精致海鲜小菜，就显得更有味道了，是那种浸润着和风细雨的味道。落地玻璃墙外就是大海，此时风平浪静，渔船和养殖场的浮球在大海里飘摇，把大海的汹涌给安抚了一般。明天早上，太阳将从这片海域升起，我们早已算计好，在我们入睡的每个房间，同样的落地玻璃窗里都会上演这炫丽的一幕。记得以往到海上看日出，都要早早起床，奔赴海滩，顶着凉风和晨露。在这里，只需睡觉时面朝窗外，海面上悄然亮起的晨光就会抚摸你的脸，唤醒你，你也只需抬抬眼皮，便可把一轮红日和羞涩的海面天空看个彻底。躺在床上看日出，这恐怕是爱美又懒惰的人最大的福吧。

振江大哥说，登山很危险，但他准备登乞力马扎罗。

乞力马扎罗在我们写作者的心目中有着另一种神圣意味，因和一个很牛的人相关，那个人写过一本小说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。

海明威是个倔强的老头，他这辈子干了不少危险的事，登山，下海，穿越战场和野兽遍地的荒野，还有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。

很多人都征服过乞力马扎罗，包括倔强的海明威老头。

征服这个词其实不对，振江大哥说，应该说我是来过，或者经历。

我赞成他的说法，且不论有那么多人死在登山的路上，登上山顶又能活着回来的那些人，真的就会觉得这样的一座大山拜倒在你的脚下了吗？山还在那里，从没因为被谁登上过而慌张失措，也从来没因为埋葬了谁而沾沾自喜。不被改变岂能算是征服。

乞力马扎罗，非洲最高的火山，非洲屋脊。很多人都经历过它的壮美，也只有真正理解和敬畏大山的人，才会把这种经历看得如此神圣。

我没经历过乞力马扎罗，很可能此生无缘。但我经历了海，眼前的海。被腥咸的味道包裹着的海，被绳揽和网箱捆绑住的海。但仍不可说它已经被征服了，自然的力量我们永远无法想象。它更像是一个温柔宽厚的长者，对我们的给予都是主动而殷切的。因此，它不高冷，而是更亲切，亲切得甚至让我们忘记了敬畏。

与海明威《老人与海》中的海有所不同，但我可以想象无法到达的海域，在那里也同样有一条木船，一条巨大的马林鱼，腾空而起，绝唱！

我很羡慕振江大哥，他亲手钓上来过一条一百多斤的大鱼，在和大鱼进行的两个半小时的缠斗中，他的脑海中有没有掠过圣地亚哥和大马林鱼？如果有，他该能比我们更理解《老人与海》的深刻。

我们也垂钓，海会嘲笑我们的紧张和兴奋。但不管怎样，我们都有所收获。最难忘的一餐，在木船上，海鱼炖海参，绝对奢侈的一顿渔家便饭。吃饱喝足，尽兴而归，正值渔民的船也入港，暮色漫上来，海安静了。

乞力马扎罗的雪，大连长山岛的海，原本没关联的两件事，被我们一帮因文学结缘的人牵扯到一起。在落地玻璃窗中，我们与夜色中的海重叠，酒香与想象力重叠，于是就有了乞力马扎罗的海——这些关于感悟生活的一些闲言碎语。



踏浪 汤青 摄

看大戏

黄丹丹

鹏鹏的姥姥家住在一个被圩沟环绕的小村庄里，圩沟的四周是垂柳，垂柳的柔韧的枝很得意地扶摇在水面，被禁止往水边靠近的我们，对那些和水亲近的柳树多少有些羡慕嫉妒恨的心理。于是，我们折了柳枝，编帽子，当鞭子，鹏鹏还跟人学会了用柳枝做柳笛。淘气的我们，总会在戏场下恶作剧地吹柳笛。为了让我们不捣乱，大人们往往会以一把南瓜子、几个枣儿之类的零嘴儿打发我们。

我们得到了吃的，便乖乖地坐在大人身边，装模作样地看戏。

时隔多年，那天在迎河镇，我们又看了一场戏。戏台上的咿咿呀呀我依旧听不懂，甚至，我的关注度也不在戏上。我还像小时候一样，好奇戏台的周边。

戏台搭建得很别致，背倚一栋两层的楼房，二楼飞檐处，立出书法家手书的“农民花戏楼”五个大字，字下楹联左右为撑，上联云：生旦净末丑演人间欢乐事；下联书：官商角徵羽颂乡村振兴曲。嗨，好应景的一副楹联，好气派的一方舞台！

台下，有位边剥豆子边看戏的老人。我悄声问她，这戏好看吗？“好看！”老人笑呵呵地说，“俺们年轻时，过年才唱戏，看戏像过年，这几年，有了戏台子，常常唱戏，俺们天天都像过年！”

“天天都像过年”，这是我因写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在乡下采访时常听老人们说的话。如今日子好了，可不是天天像过年？

我顺着这个广场，四处溜达。舞台上传来的戏腔袅袅地回荡在空旷的广场。一只怯怯的小黑狗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我。这个黑眼睛的小东西，不是城里常见的被染了毛发、打扮得人模狗样、脖子上套了根锁链的宠物狗，它终会成为乡村人家的守护者，虽然现在，它还是只没有长大的小土狗。

我蹲下身子，朝它伸出手，唤它：汪汪，汪汪，过来！它居然欢腾腾地跑了过来。乡下的狗，难道都叫“汪汪”？它跑过来，害羞似的伸了颈子远远地嗅了嗅我的手，很快就又绕开了。

然而，我的目光却绕不开它了。我盯着它，追着它，不觉走出了广场。它小小的身子敏捷地窜进了草窠里。我循着它，到了那所在，却不寻它了。因为我立在那里，竟有些痴了。那俨然是鹏鹏姥姥家那圩沟的样子啊。沟沿边栽满了垂柳，沟里生着茭白，水面上浮长着野菱。狗尾草、艾草、益母草自在地俯在柳边。一棵歪脖子的柳树上居然开满了紫色、白色的小花，哈，那是缠了它一身的扁豆在放肆地开花、结果……

远处的戏台子上，不时传来咿咿呀呀之音，我在柳荫下，觉得自己脚下的这方生着厚厚巴根草的土地，也像个戏台，我也踏在这戏台上咿咿呀呀，“生旦净末丑演人间欢乐事，官商角徵羽颂乡村振兴曲”就是我的唱词。

访野莽

刘学升

一个周日，应好友相邀，我携夫人一起拜访了久闻大名却从未谋面的著名作家野莽。当日，从北京车公庄乘地铁2号线，到西单；转4号线，到高米店北；然后步行约一公里，就到了位于留香园A区的野莽先生家。他居住的是三层别墅，前后均有庭院，后院种菜，前院栽竹，日光映照，竹影婆娑，别墅故曰“竹影居”。

野莽祖籍湖北竹溪。湖北古时属楚，其从汉代刘向《九叹》中的“遵野莽以呼风兮，步从容于山廋”句里，择“野莽”二字作为笔名。野莽写小说、散文、诗歌……文学各体几乎无所不涉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先后有五十余部、一千多万字的作品出版，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等多种文字。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，主要是随笔杂文居多，字句犀利，特别老辣，读后能让人红脸出汗。中等身材、穿着洁净、双目炯炯有神的野莽，确如我未见面前的想象，要说有点意外，那就是他看起来只有50来岁，其实却是60多岁了。

野莽把我们引入家门，略事寒暄之后，便在一楼客厅沏好茶水，然后招呼我们坐下，把茶言谈。其性格率真，开朗健谈，且思路清晰，条理分明。得知我们来自金融单位，野莽说他以前也在家乡的人民银行、工商银行工作过。他十多岁时就开始写小说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工作后，由于痴迷写作，他被个别领导批评“不务正业”，也遭个别同事的嫉妒、排挤。但这些都挡不住野莽坚持文学创作的坚定步伐，他酷爱文学创作，更得到读者的认同和支持。

野莽在银行工作的时间并不长，后来调入县文化局所属的文化馆创作组，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利空间。1985年，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推行教育改革，首创作家插班生制。野莽报考，以其在全国一流文学刊物发表的大量作品，被武汉大学录取为插班生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文化部《中国文学》杂志社工作，开启了专业作家与编辑的生涯。

野莽向我们谈了他在武汉大学上学时的校长、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先生的一些往事。他用两年多的时间，写出了长篇传记《刘道玉传》两卷，以八十章、七十万字的精彩篇幅，为刘道玉八十寿辰献上了一份特殊且有特别意义的厚礼。野莽还谈到了他与著名作家莫言、贾平凹等人的友谊，并对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结果表达了自己的见解。

我们请求参观野莽的书房，他爽快地答应了，领着我们上楼来到他的书房。书橱里的书大都是古典和西方名著，他所著的各类书籍也摆在其中。他热情地对我们说：“喜欢看，尽管拿，有些书已经不多了。”我们大喜，分别拿了三四本。随后，与野莽在书房合影，并请他在书上为我们签名留念。

从书房出来，野莽指着楼梯墙上的一幅书法，说是汪曾祺老爷子写的，写完这幅字的第二年，老爷子就去世了。我定睛一看，那是“制怒”二字。野莽曰：“老爷子在世时说我的脾气大，特地题此二字，叮嘱我不要轻易发火呢。”记得观电影《林则徐》，见片中主角由于性情过于急躁，特请人书写“制怒”二字悬挂堂中以自警。不知汪老爷子是否联想于此，而题了这幅字？